

## 八

营地下方，那片槭树和椴树林子里，同我一起上山来的那位老植物学家，发现了一棵巨大的水青树，一百万年前冰川时代孑遗植物的活化石，有四十多公尺高。光光的树梢上，仰望才能看见一些细小的新叶。树干上有个大洞，可以做熊的巢穴。他让我爬进去看看，说是有熊的话，也只冬天才待在里面。我钻进去了，沿壁里面也长满了苔藓。这大树里外都毛茸茸的，那盘根错节，龙蛇一般，爬行在周围一大片草木和灌丛中。

“这才是原始生态，年轻人，”他用登山镐敲着水青树干说，他在营地里把所有的人都叫做年轻人。他少说也六十出头了，身体很好，拄着这把登山镐作为拐杖，也还能满山跑。

“他们把珍贵成材的树砍了，要不是这么个树洞，它也早完了。这里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原始森林，充其量只能算原始次森林，”他感慨道。

他来采集大熊猫的食物冷箭竹的标本的。我陪他钻进一人多高枯死的冷箭竹丛中，没有找到一棵活的竹子。他说这冷箭竹从开花到结籽枯死到种子再发芽成长再到开花，整整六十年，按佛教的轮回转世说，正好一劫。

“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”他大声说道，“不要去做违反自然本性的事情，不要去做那不可为的事情。”

“那么这抢救熊猫有什么科学上的价值？”我问。

“不过是个象征，一种安慰，人需要自己欺骗自己，一方面去抢救一个已经失去生存能力的物种，一方面却在加紧破坏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。就这岷江两岸，你沿途进来，森林都砍光了，连岷江都成一条乌泥江了，更别说长江。还要在三峡上拦坝修水库！

异想天开，当然很浪漫。这地质上的断层，历史上就有过许多崩塌的记录，拦江修坝且不说破坏长江流域的整个生态，一旦诱发大地震，这中上游的亿万人口都将成为鱼鳖！当然，没有人会听我这个老头子的，人这样掠夺自然，自然总要报复的！”

我跟随他在林子里穿行，周围是齐腰深的贯众，一圈圈轮生的叶子像巨大的漏斗。更为碧绿的则是七片叶子轮生的鬼灯擎，到处都一片阴湿的气息。

“这草莽中有蛇吗？”我不禁问。

“还不到季节，初夏的时候，天暖和了，它们才凶猛。”

“野兽呢？”

“可怕的不是野兽，可怕的是人！”他说他年轻的时候，曾经一天中碰到三只虎，一头母虎带只幼虎，从他身边走开了。另一只公虎迎面而来，他们只相互望了一望，他把眼光挪开，那虎也就走了。“虎一般不袭击人，而人到处追杀老虎，华南虎都已经绝迹了。你现在要碰到老虎还真算你运气。”他嘲笑道。

“那到处卖的虎骨酒呢？”我问。

“假的！连博物馆都收不到老虎的标本，近十年来全国就没有收购到一张虎皮。有人到福建哪个乡里总算买到了一副虎骨架子，一鉴定，原来是用猪和狗的骨头做的！”他哈哈大笑，

喘着气，靠在登山镐上歇了一会，又说：

“我这一生中几次死里逃生，都不是从野兽的爪子底下。一次是被土匪逮住，要一根金条赎人，以为我是什么富家子弟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我这个穷学生去山里考察，连块手表还是找朋友借的。再次一日本飞机轰炸，炸弹就落在我住的那房屋的屋梁上，把屋瓦全都砸飞了，就是没炸。再就是后来被人告发，打成右派，弄到农场去劳改，困难时期，没有吃的，全身浮肿，差一点死掉。年轻人，自然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！你只要熟悉自然，它就同你亲近，可人这东西，当然聪明，什么不可以制造出来？从谣言到试管婴儿，另一方面却在每天消灭两到三个物种，这就是人的虚妄。”

这营地里我只有他是可以交谈的，也许因为毕竟都从那个繁华的世界来的，其他人长年在这山里，都像树木一样沉默寡言。几天之后，他也下山回去了。我为我无法同他们交流有些苦恼。我当然也知道我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好奇的旅游者。而我跑到这山里来又为的什么？是体验一下这种科学考察营地的生活？这种体验又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仅仅为了逃避我遇到的困境，也还可以有更轻松的办法。那么，也许是想找寻另一种生活，远远离开烦恼不堪的人世？既然遁世又何必同人去交流？不知道找寻什么才是真正的苦恼。太多的思辨，太多的逻辑，太多的意义！生活本身并无逻辑可言，又为什么要用逻辑来演绎意义？再说，那逻辑又是什么？我想，我需要从思辨中解脱出来，这才是我的病痛。

我问替我抓草蚤的老吴这里还有没有原始森林？

他说这周围早先都是。

我说那当然，问题是现在哪里还能找到？

“那你去白石头，我们修了一条小路，”他说。

我问是不是营地下方，有一条通往一个峡谷的小路，峡谷上方，一块裸露的岩壁，远看像苍莽的林海中冒出来的一块白石头。

他点头说是。

那里我已经去过了，林相要森严得多，可山漳里也还倒着未被山水冲下去的一棵棵巨树乌黑的躯干。

“也已经采伐过了，”我说。。

“那是在建立保护区之前，”他解释道。

“这保护区里究竟还有没有没有人工痕迹的原始森林？”

“当然有，那得到正河。”

“能去得了吗？”

“别说是你，连我们带着各种器材和装备都没进到核心区，全都是地形复杂的大峡谷！周围是五千到六千多公尺的大雪山。”

“我有什么办法能看到这真正的原始森林？”

“最近处也得到十一 M，十二 M，”他讲的是航空测绘的他们专用的地图上的座标号，“不过你一人去不了。”

他说去年有两位新分配来工作的大学毕业生，拿了包饼干，带着罗盘，以为没事，当晚便

没回得来。直到第四天头上，他们中的一个总算爬到了公路上，才被进青海的车队看见，又下到山谷里去找另一个，也已经饿得昏迷了。他告诫我一个人绝不能走远，我实在想要进原始森林看看的话，只有等他们有人去十一 M 和十二 M 作业，收集大熊猫活动信号的时候。